

# 五代史演义

(一)

蔡东藩说中国史

一套流传最广的中华  
通史，自出版以来已  
畅销数百万册，是了  
解中国历史政治的最  
详实读本。史学大师  
顾颉刚高度评价，著  
名作家李敖、二月河  
等极为推崇。

国史  
典藏

蔡东藩◎著

毛泽东珍藏的中国历史经典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史  
典藏

蔡东藩说中国史

# 五代史演义

## (一)

蔡东藩◎著

常州人字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史演义(一)/蔡东藩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08-5887-4

I. ①五…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0653号



五代史演义(一)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左 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总编室) (010) 62005039(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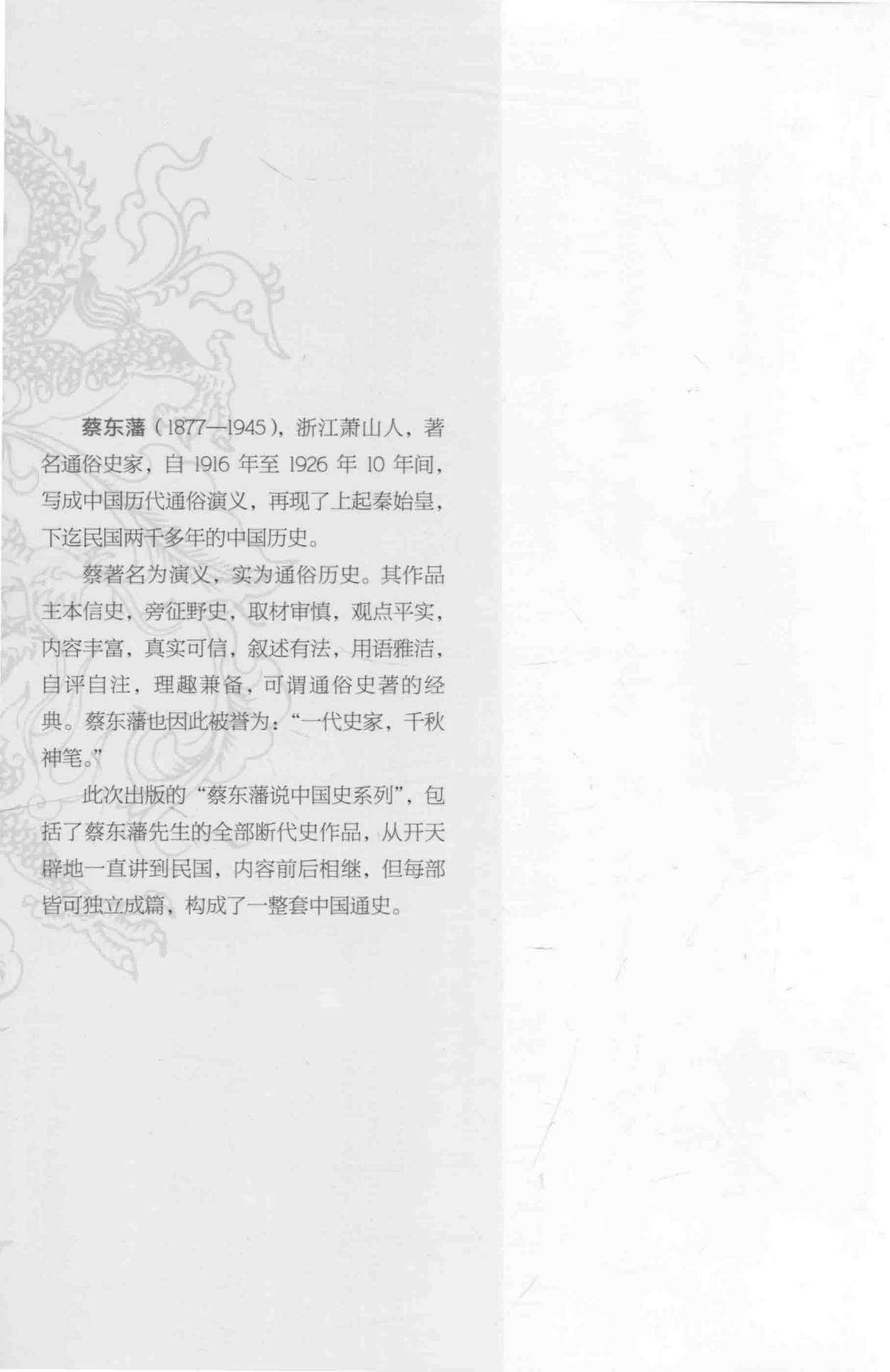
印 张 10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著名通俗史家，自1916年至1926年10年间，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蔡著名为演义，实为通俗历史。其作品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蔡东藩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包括了蔡东藩先生的全部断代史作品，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民国，内容前后相继，但每部皆可独立成篇，构成了一整套中国通史。

## 出版前言

本世纪以来，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推动，人们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历史图书的出版渐成潮流，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为大众所喜爱。他们采用通俗的写法、现代的视角、幽默活泼的语言使得历史故事更生动、历史观念更新鲜、历史人物更丰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的特征都能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根据，这样的观念在历史写作中得到贯彻。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读史使人明智，使人透彻，而中国，正是历史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自己历史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再加上民间写作的史书，中国的历史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可以看出，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可算一个中国人的基本修养。但是现代中国人去读那些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典籍，实在有些困难。还好，我们有自己的通俗历史作家蔡东藩。

20世纪中国，通俗讲史的大家有蔡东藩、黎东方和吕思勉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蔡东藩。他创作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或称“历朝通俗演义”，含11部），再现了从秦朝到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蔡东藩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有“古今说史第一人，通俗史著第一书”之誉。因为这套书的写作，蔡东藩耗时十年，身体日渐病弱，迅速衰老。这套书可称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总字数达700余万字。放眼当时的世界，只有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11卷，1000多万字）可与之相比，而威尔·杜兰却用了40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记住，20世纪中国通俗历史写作的天才，当非蔡东藩莫属。

生于1877年的蔡东藩，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是浙江萧山人。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已经走到了晚清。他年仅13岁就考取秀才，才华横溢，有“神童”之称。1910年，33岁的他在北京朝考得中，前往福建做知县候补，目睹官场腐败，深为叹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于为国添一蝇狗，即为国家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遂弃官而去。此时，比他小4岁的鲁迅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同样为时势所困，不得施展，八年后，在《新青年》一举成名；不满20岁

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为选择自己的学业思虑不已。蔡东藩放弃了仕途，前途渺茫，家庭负担又非常沉重，多有不幸，其后以教书、编书、替人做考试枪手为业，抑郁不得志。1912年，民国建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蔡东藩幽愤时事，提笔为文，从1915年到1916年间，完成了一部五十万言的《清史演义》，几经辗转，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而后一发不可收，蔡东藩历时十年先后完成了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等历史演义创作。此外他还创作有《中华全史演义》（吕抚原著，蔡东藩增订）、《慈禧太后演义》等作品。每一部出，读者争购，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已经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杨荫榆女士作为读者曾多次与蔡东藩通信，传为美谈。

蔡东藩的书，虽为演义文体，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虚构小说是有根本区别的。他在当时梁启超等人引领的风起云涌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而他真正的写作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扳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子虚乌有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用现在的话说，像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当今通俗历史作家一样，蔡东藩是用小说的笔法在写历史，并且“文不尚虚，语惟从俗”，追求历史的真实和通俗易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蔡东藩在写作过程中，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在写作《元史演义》时，蔡东藩认为本国元史资料过于简单局限，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所以《元史演义》是蔡东藩融会中国和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蔡东藩在《后汉演义》的自序中这样评价《三国演义》：“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可以看出，蔡东藩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做到了他所说的“文不尚虚，语惟从俗”。据此，蔡著历史演义写的是真实的中国通俗历史，是可以当做历史阅读的。可以说，蔡著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语言充满美感、诗意，具有恒久的魅力，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诸如轻视女性等陈腐观念，属于时代的局限和烙印。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一般而言，经过百年时间的淘洗，依然有生命力的书可算是好书。蔡著就是这

样的书。它自出版以来已经畅销数百万册，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的最详实读本，“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杨天石语），“它所起的作用，是官修的‘二十四史’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裴效维语）当今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蔡东藩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量最大最为著名的通俗史家，是一位卓越的杰出的历史普及作家。

蔡著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党中央驻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毛泽东说的“整个中国历史演义”，指的就是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著名作家萧三在《窑洞城》一书中记录，1939年春，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的《宋史通俗演义》。毛泽东对萧三说，这是他托人特地从西安买来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蔡东藩著作的这套通俗演义（石印绘图本），从延安到北京，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今仍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书架上，其中《清史通俗演义》还放在他的卧室里。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对这套书的珍爱了。1980年代，台湾历史学者李敖将这套书编成“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出版，畅销一时，刷新台湾出版历史，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镇社之书。这套书在大陆也不断再版，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北大教授张颐武、历史学家杨天石等对这套书极为推崇。

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一共包括蔡东藩的十二部历史作品，分别是《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中华全史演义》，每部皆可独立成篇，其中《中华全史演义》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民国，可以看做这个系列的总纲。这套书参照蔡著各种版本进行了校勘，除硬伤外，皆尊重蔡著原文，不作改动。

当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影视剧作品非常多，但离真实历史越来越远，让人感叹。而《蔡东藩说中国史》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从开天辟地写到民国的中国历代史，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权威而又全面，可作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编者

2014年9月

# 自序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奕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殃人殃？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盖尝屈指数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间，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与五代相错者，前后凡十国，而梁唐时之岐燕，尚不与焉。辽以外裔踞朔方，猾诸夏，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辽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无礼义，无廉耻，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实备矣，而书法未彰。欧阳永叔删芜存简，得七十四卷，援笔则笔，削则削之义，逐加断制，体例精严。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后人或病其太略，谓不如薛史之渊博，误矣！他若王溥之《五代会要》，陶岳之《五代史补》，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枢之《五代纪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国志》，刘恕之《十国纪年》，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等书，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而月旦之评，卒让欧阳。孔圣作《春秋》而乱贼惧，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鄙人前编唐宋通俗演义，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开宋之先，亦不得不更为演述，以餍阅者。叙事则搜证各籍，持义则特仿庐陵，不敢拟古，亦不敢违古，将以借粗俗之芜词，显文忠之遗旨，世有大雅，当勿笑我为效颦也。抑鄙人更有进者，五代之祸烈矣，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沿愈剧，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书既竣，爰慨然而为之序。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 五代世系图

梁

①太祖朱温更名晃；在位六年——②末帝友贞在位十一年

唐

①庄宗李存勖在位四年

②明宗嗣源在位八年——  
③闵帝从厚在位一年  
④废帝从珂在位二年

晋

①高祖石敬瑭在位七年——②出帝重贵在位四年

汉

①高祖刘知远更名暯；在位二年——②隐帝承祐在位二年

周

①太祖郭威在位三年——②世宗荣在位六年

③恭帝宗训在位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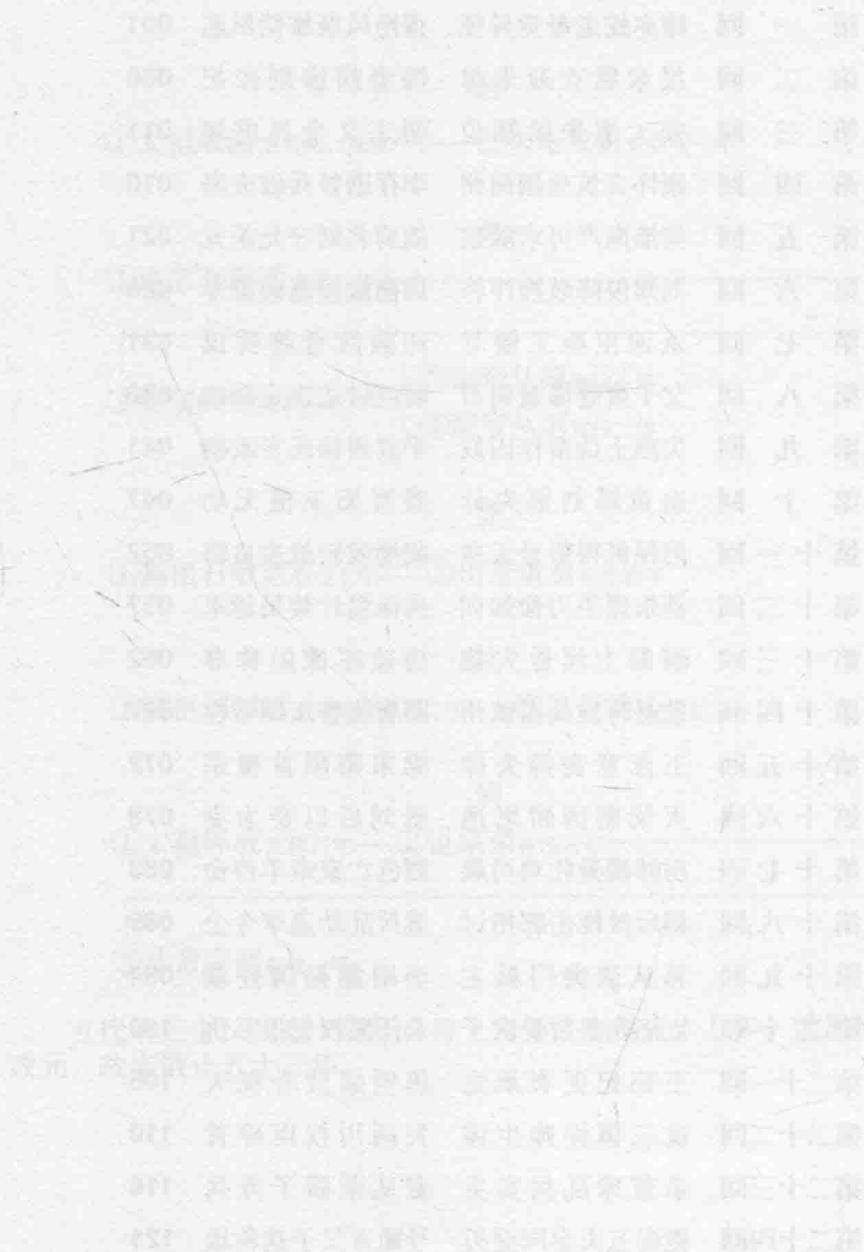
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三年。按上列年数应得五十七年，惟易代时尝同年，改元，故实数止五十三年。

# 目 录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枭雄偿夙愿	001
第二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006
第三回	登大宝朱梁篡位	明正义全昱进规	011
第四回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016
第五回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021
第六回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026
第七回	杀谏臣燕王僭号	却强敌晋将善谋	031
第八回	父子聚麀惨遭剗刃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036
第九回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041
第十回	逾黄泽刘鄩失计	袭晋阳王檀无功	047
第十五回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052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057
第十三回	嗣蜀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062
第十四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067
第十五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072
第十六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078
第十七回	房韦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083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遭兵乱劫逼李令公	089
第十九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094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100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105
第二十二回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	110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	116
第二十四回	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121

第二十五回	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	127
第二十六回	卫州廨贼臣缢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	133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	138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	144

## 五代世家图



## 第一回



##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枭雄偿夙愿

治久必乱，合久必分，这是我中国古人的陈言。其实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创业的艰难，守成的辛苦，一味儿骄奢淫佚，纵欲败度，所有先人遗泽，逐渐耗尽。造化小儿，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饥馑荐臻，盗贼蜂起，平民无可如何。与其饿死冻死，不如跟了强盗，同去掳掠一番，倒反得食粱肉，衣文锦，或且做个伪官，发点大财，好夺几个娇妻美妾，享那后半世的荣华。于是乱势日炽，分据一方，就中有三五枭雄，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号召徒党，张着一帜，不是僭号称帝，就是拥土称王。咳！天下有许多帝，许多王，这岂还能平靖么！绝大道理，绝大议论。

小子旷览古史，查考遗事，似这种乱世分裂的情状，实是不止一两次，东周时有列国，后汉时有三国，东晋后有南北朝。晚唐后有五代，统是东反西乱，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闹得一塌糊涂。小子方编完《唐史演义》，凡残唐时候的乱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还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将五代史事，继续演述。五代先后历五十三年，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叫作梁、唐、晋、汉、周。史家因梁、唐、晋、汉、周五字，前代早已称过，恐前后混乱不明，所以各加一个后字，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角逐中原，称王称帝，与梁、唐、晋、汉、周五朝，或合或离，不相统属的国度，共计十数，著名史乘，称作十国，就是吴、楚、闽、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及吴越、荆南。提纲挈领。

看官！听说这五代十国的时势，简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寻，烝报无已，就使有一二君主，如后唐明宗，后周世宗两人，当时号为贤明英武，但也不过彼善于此，未足致治。故每代传袭，最多不过十余年，最少只有三四年，各国亦大都如此。古人说得好，木朽虫生，墙空蚁入，似此荡荡中原，没有混一的主子，那时外夷从旁窥伺，乐得乘隙而入，喧宾夺主，海内腥膻，土地被削，子女被掳，社稷被灭，君臣被囚。中国正纷纷扰扰，无法可治，再加那鲜卑遗种，朔漠健儿，进来蹂躏一场。看官！你想中国此时，苦不苦呢？危不危呢？言之慨然。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

是国家统一！暮鼓晨钟。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么！伤心人别具怀抱。列位不信，五代史就是殷鉴！待小子从头至尾，演述出来。

且说五代史上第一朝，就是后梁，后梁第一世皇帝，就是大盗朱阿三。原名是一温字，唐廷赐名全忠，及做了皇帝，又改名为晃。他的皇帝位置，是从唐朝篡夺了来，小子前编《唐史演义》，已将他篡夺的情状，约略叙明，只是他出身履历，未曾详述，现下续演五代史，他坐了第一把龙椅，哪得不特别表明。他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父名诚，恰是个经学老先生，在本乡设帐课徒。娶妻王氏，生有三子，长子名全昱，次名存，又次名温。温排行第三，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传朱温生时，所居屋上，有红光上腾霄汉，里人相顾惊骇，同声呼号道：“朱家火起了！”当夜汲水，此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哪知庐舍俨然，并没有甚么烟焰，只有呱呱的婴孩声，喧达户外。大家越加惊异，询问朱家近邻。但说朱家新生一个孩儿，此外毫无怪异，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见有红光，为何到了此地，反无光焰。莫非此儿生后，将来大要发迹，所以有此异征哩！”说本《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盗贼得为帝王，也应该有此怪象。

一世枭雄，降生僻地，闹得人家惊扰，已见得气象不凡。三五岁时候，恰也没甚奇慧，但只喜欢弄棒使棍，惯与邻儿吵闹。次兄存与温相似，也是个淘气人物，父母屡次训责，终不肯改。只有长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有礼，颇有乃父家风。朱诚尝语族里道：“我生平熟读五经，赖此糊口。所生三儿，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与温统是不肖，不知我家将如何结局哩！”

既而三子逐渐长大。食口增多，朱五经所入修金，不敷家用，免不得抑郁成疾，竟致谢世。身后四壁萧条，连丧费都无从凑集，还亏亲族邻里，各有赙赠，才得草草葬。但是一母三子，坐食孤帏，叫他如何存活，不得已投往萧县，佣食富人刘崇家，母为佣媪，三子为佣工。全昱却是勤谨，不过臂力未充，存与温颇有气力，但一个是病在粗疏，一个是病在狡惰。

刘崇尝责温道：“朱阿三，汝平时好说大话，无事不能，其实是一无所能呢。试想汝佣我家，何田是汝耕作，何园是汝灌溉？”温接口道：“市井鄙夫，徒知稼穑，晓得怎么男儿壮志，我岂长作种田佣么？”刘崇听他出言顶撞，禁不住怒气直冲，就便取了一杖，向温击去。温不慌不忙，双手把杖夺住，折作两段。崇益怒，入内去觅大杖。适为崇母所见，惊问何因。崇谓须打死朱阿三，崇母忙阻住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要轻视阿三。他将来是了不得哩。”

看官！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温，原来温至刘家，还不过十四五岁，夜间熟寐时，忽发响声，崇母惊起探视，见朱温睡榻上面，有赤蛇蟠住，鳞甲森森，光芒闪

闪，吓得崇母毛发直竖，一声大呼，惊醒朱温，那赤蛇竟杳然不见了。事见《旧五代史》，并非捏造。嗣是崇母知温为异人，格外优待，居常与他栉发，当做儿孙一般，且尝诫家人道：“朱阿三不是凡儿，汝等休得侮弄！”家人亦似信非信，或且笑崇母为老悖。崇尚知孝亲，因老母禁令责温，倒也罢手。温复得安居刘家，但温始终无赖，至年已及冠，还是初性不改，时常闯祸。

一日，把崇家饭锅窃负而去。崇忙去追回，又欲严加杖责，崇母复出来遮护，方才得免。崇母因戒朱温道：“汝年已长成，不该这般撒顽，如或不愿耕作，试问汝将何为？”温答道：“平生所喜，只是骑射。不若畀我弓箭，到崇山峻岭旁，猎些野味，与主人充庖，却是不致辱命。”崇母道：“这也使得，但不要去射死平民！”这是最要紧的嘱咐。温拱手道：“当谨遵慈教！”崇母乃去寻取旧时弓箭，给了朱温。并浼温母亦再三叮咛，切勿惹祸。

温总算听命，每日往逐野兽，矫捷绝伦，就使善走如鹿，也能徒步追取，手到擒来。刘家庖厨，逐日充庖，崇颇喜他有能。温兄存也觉技痒，愿随弟同去打猎，也向崇讨了一张弓，几枝箭，与温同去逐鹿。朝出暮归，无一空手时候，两人不以为劳，反觉得逍遥自在。

一日骋逐至宋州郊外，艳阳天气，明媚春光，正是赏心豁目的佳景。温正遥望景色，忽见有兵役数百人，拥着香车二乘，向前行去，他不觉触动痴情，亟往追赶。存亦随与俱行，曲折间绕入山麓，从绿树阴浓中，露出红墙一角，再转几弯，始得见一大禅林。那两乘香车，已经停住，由婢媪扶出二人。一个是半老妇人，举止大方，却有宦家气象；一个是青年闺秀，年龄不过十七八岁，生得仪容秀雅，骨肉停匀，眉宇间更露出一种英气，不等小家儿女，扭扭捏捏，腼腆腼腆。为张天人占一身分。温料是母女入寺拈香，待他们联步进殿，也放胆随了进去。至母女拜过如来，参过罗汉，由主客僧导入客堂，温三脚两步，走至该女面前，仔细端详，确是绝世美人，迥殊凡艳。勉强按定了神，让她过去。该女随母步入客室，稍为休息，便即唤兵役伺候，稳步出寺，连袂上车，似飞的始行去了。温随至寺外，复入寺问明主客僧，才知所见母女，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张蕤妻，年轻的便是张蕤女儿。温惊寤道：“张蕤么？他原是砀山富室，与我等正是同乡，他现在尚做宋州刺史吗？”主客僧答道：“闻他也将要卸任了。”温乃偕兄存出寺。

路中语存道：“二哥！你可闻阿父在日，谈过汉光武故事么？”存问何事，温答道：“汉光武未做皇帝时，尝自叹道：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如所愿。今日所见张氏女，恐当日的阴丽华，也不过似此罢了。你道我等配做汉光武否？”写出朱温好色。存笑道：“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真是自不量力！”温奋然道：“时势造英雄，想刘秀当日，有何官爵，有何财产，后来平地升天，做了皇帝，娶得阴丽华为皇后。今日安知非仆？”存复笑语道：“你可谓痴极了！想你我寄人庑

下，能图得终身饱暖，已算幸事，还想甚么娇妻美妾！就是照你的妄想，也须要有些依靠，岂平白地能成大事么？”温直说道：“不是投军，就是为盗。目今唐室已乱，兵戈四起，前闻王仙芝发难濮州，近闻黄巢复起应曹州，似你我这般勇力，若去随他为盗，抢些子女玉帛，很是容易，何必再在此厮混，埋没英雄！”志趣颇大，可惜不是正道。

这一席话，把朱存也哄动起来，便道：“说得有理，我与你便跟黄巢去罢。”温又道：“且回去辞别母亲，并及主人，明日便可动身。”两人计议已定，遂返至刘崇家，先去稟明老母，但说要出外谋生。朱母还放心不下，意欲劝阻。两人齐声道：“儿等年已弱冠，不去谋点生业，难道要老死此间么？母亲尽管放心！”全昱闻二弟有志远出，也来问明行径。两人道：“目下尚难预定，兄要去同去，否则在此陪着母亲，也是好的。”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物，便答道：“我在此侍奉母亲，二弟尽管前去，得有生路，招我未迟。”两人应声称是。温感刘母好意，即入内陈明，刘母却也嘱咐数语，不消絮述。惟刘崇因两人在家，没甚关系，也听他自由。

两人过了一宿，越日早起，饱餐一顿，便去拜别母亲。再向刘母及崇告辞。由刘母赠给干粮制钱等，作为路费。又辞了全昱，欢跃而去。时正唐僖宗乾符四年。点醒年月，最是要笔。黄巢正据住曹州，横行山东，剽掠州县。郓州、沂州一带，也渐被巢众占夺。所有各处亡命子弟，统统投奔，巢无不收纳。朱温弟兄两人，趋往贼寨，贼目见他身材壮大，武艺刚强，当然录用。两人既入贼党，便与官军为敌，仗着全身勇力，奋往直前，官军无不披靡，遂得拔充队长。朱存乘势掠夺妇女，作为妻房。独温记念张女，几有除却巫山不是行云的意思，因此尚独往独来，做个贼党中的光棍。

过了年余，在贼中立功尤多，居然得在黄巢左右，充做亲军头目。他遂怂恿黄巢，往攻宋州，巢便遣他领众数千，进围宋州城。醉翁之意不在酒。哪知宋州刺史张蕤早已去任，后任守吏，恰是有些能耐，坚守不下，温已失所望，复闻援兵大至，遂率众趋归。

既而黄巢僭称冲天大将军，驱众南下，温留守山东，存随巢南行。巢众转战浙闽，趋入广南，沿途骚扰，鸡犬皆空。偏南方疫疠甚盛，贼众什死三四，更兼官军四集，险些儿陷入死路。巢乃变计北归，从桂州渡江，沿湘而下，免不得与官军相遇，大小数十战，互有杀伤，存战死。命该如此。巢由湘南出长江，渡淮而西，再召集山东留贼，并力西攻，拔东都，即洛阳，唐号为东都。入潼关，竟陷长安。即唐朝京都。唐僖宗奔往兴元，巢竟僭号称大齐皇帝，改元金统，命朱温屯兵东渭桥，防御官军。嗣复令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攻下南阳，再返长安，由巢亲至灞上，迎劳温军。

未几又遣温西拒邠、岐、鄜、夏各路官军，到处扬威。巢又欲东出略地，令温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温由丹州移军，攻入左冯翊，遂陷同州。这时候的唐室

江山，已半归黄巢掌握，中原一带，统已糜烂不堪，所有民间村落，多成为瓦砾场。老弱填沟壑，丁壮散四方，最可怜的是青年妇女，被贼掠取，无非做了行乐的玩物，任意糟蹋，不顾生命。

朱温从贼有年，历次得伪齐皇帝拔擢，东驰西突，平时掠得美人儿，也不知几千几百，他素性好色，哪里肯做了猫儿，尽管吃素？惟情人眼里爱定西施，就使拣了几个娇娃，叫他侍寝，心中总嫌未足，还道是味同嚼蜡，无甚可取，今日受用，明日舍去，总不曾正名定分，号为妻室。老天有意做人美，偏把他的心上人，也驱至同州，为他部下所掠取，献至座前，趋伏案下。温定神一瞧，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虽然乱头粗服，尚是倾国倾城，便不禁失声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么？”张女低声称是。温连声道：“请起！请起！女公子是我同乡，猝遭兵祸，想是受惊不小了！”

张女方含羞称谢，起立一旁。温复问她父母亲族，女答道：“父已去世，母亦失散，难女跟了一班乡民，流离至此，还幸得见将军，顾全乡谊，才得苟全。”温拊掌道：“自从宋州郊外，得睹芳姿，倾心已久，近年东奔西走，时常探问府居，竟无着落。我已私下立誓，娶妇不得如卿，情愿终身鳏居，所以到了今朝，正室尚是虚位。天缘辐辏，重得卿卿。这真所谓三生有幸呢！”天意好作成强盗，却也不知何理？

张女闻言，禁不住两颊生红，俯首无言。温即召出婢仆，拥张女往居别室，选择好日子，正式成婚。到了吉期，温穿着伪齐官服，出做新郎，张氏女珠围翠绕，装束如天仙一般，与温并立红毡，行过了交拜礼，然后洞房花烛，曲尽绸缪。《欧史·张后传》，谓后为温少时所聘，案张女为富家子，温一孤贫儿，何从得耦？惟《薛史》谓温闻女美，曾有阴丽华之叹，后在同州得后于兵间，较为合理，今从之。小子有诗叹道：

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赋好逑。

试看同州交拜日，和声竟尔配雎鸠。

朱温既得张女为妇，朝欢暮乐，正是快活极了。忽由黄巢传到伪诏，命他进攻河中，他才不得已督兵出发。欲知胜负如何，容小子下回表明。

本编踵《唐史演义》之后，虽尚为残唐时事，但唐室如何致亡，黄巢如何作乱，俱已见过唐史，无庸重述。惟朱温是本编第一代人物，所有出身履历，为《唐史演义》中所未及详者，应该就此补叙。温本一无赖，故后虽幸得帝位，究不令终。温素来好色，故始虽幸得如愿，仍致荒亡。观此回逐段叙来，已把朱温一生品行，全盘托出。盖能成大事者，即不为小节所拘，而窃釜等事，终非豪杰所屑为。汉光武固有阴氏之感，然光武之不愧中兴，大端并不在此处；且岂如温之得陇望蜀，犹是纵淫无忌乎？赤蛇之征，《旧五代史》载之，而《新五代史》略之，欧阳公之不肯右温，有以夫！

## 第二回



##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却说唐僖宗西走兴元，转入蜀中，号召各镇将士，令他并力讨贼，克复长安。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本已投顺黄巢，因巢屡遣使调发，不胜烦扰，乃决计反正，驱杀巢使，纠合四方镇帅，锐图兴复。黄巢闻知消息，即命朱温出击河中。温正新婚燕尔，不愿出师，但既为伪命所迫，没奈何备了粮草，带了人马，向河中进发。已是败象。途次与河中兵相遇，一场交战，被他杀得一败涂地，丧失粮仗四十余船，还亏自己逃走得快，侥幸保全性命。

重荣进兵渭北，与温相持。温自知力不能敌，急遣使至长安，报请济师，偏偏黄巢不允。温又接连表请，先后十上，起初是不答一词，后来且严词驳责，说他手拥强兵，不肯效力。温未免愤闷，及探明底细，才知为伪齐中尉孟楷，暗中谗间，因致如此。

可巧幕客谢瞳，入帐献议道：“黄家起自草莽，乘唐衰乱，伺隙入关，并非有功德及人，足王天下，看来是易兴易亡，断不足与成大事。今唐天子在蜀，诸镇兵闻命勤王，云集景从，协谋恢复，可见唐德虽衰，人心还是未去呢。且将军在外力战，庸奴在内牵制，试问将来能成功否？章邯背秦归楚，不失为智，愿将军三思！”

温心下正恨黄巢，听了这番言语，不禁点首。复致书张氏，说明将背巢归唐，张氏也复书赞成，遂诱入伪齐监军严实，把他一刀杀死，携手号令军前，即日归唐。一面贻书王重荣，乞他表奏僖宗，情愿悔过投诚。时僖宗正遣首相王铎，出为诸道行营都统，闻得朱温投降，喜出望外，也代为保奏。僖宗览两处奏章，非常欣慰，且语左右道：“这是上天赐朕哩！”他来夺你国祚，你道是可喜么？遂下诏授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自是温与官军联络，一同攻巢。《唐史演义》上改称全忠，本编仍名为温，诛其首恶也。

僖宗自乾符六年以后，复两次改元，第一次改号广明，一年即废，第二次改号中和，总算沿用了四年。朱温降唐，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越年三月，又拜温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治汴州。节度使，仍依前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俟收复京阙，即行赴镇。

是年四月，河东治晋阳。节度使李克用等，攻克长安，逐走黄巢，巢出奔蓝田。